

汉语诗歌文本诗学系列

杨仲义 余颖 著

汉语诗歌解读学

章句读解

诗情体味

意境赏探

文化透视

解读思维

学苑出版社

汉语诗歌解读学系列

杨仲义 余颖 著

汉语诗歌解读学

學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语诗歌解读学 / 杨仲义, 余颖著. —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2010. 1

ISBN 978-7-5077-3494-2

I. ①汉… II. ①杨… ②余… III. ①古典诗歌—文学研究—中国 IV. ①I20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16556号

责任编辑: 战葆红

出版发行: 学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79

网 址: www.book001.com

电子信箱: xueyuan@public.bta.net.cn

销售电话: 010-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(邮购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 厂: 北京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

开本尺寸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11.75

字 数: 300千字

印 数: 1500册

版 次: 2010年2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: 201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 价: 40.00元

自序

文学是什么？文学是作家用语言符号所记录和描述的对社会生活的审美感受。它的基本特征是间接性、想像性、主观性、形象性、审美性。

诗歌是什么？诗歌是抒情主体内心情感语符化、意象化、韵律化的一种最精美的语言表达形式。它与一般文体有同更有异，是情文、象文、韵文、美文。

读者对文学与诗歌的阅读和接受，主要有三种方式：

一是赏读。这是对文本的一种欣赏、鉴赏活动。它重在审美、玩赏。可以从个人兴趣爱好出发，只赏一点，不及其余。

二是解读。这是对文本的一种诠释活动。它重在对文本的思想和艺术进行全面解读。必须讲求全面性、准确性、科学性。

三是评论，也叫批评。它联系文本但超越文本，重在对作家和作品进行审美判断和价值评价，带有比较浓厚的理论思辨色彩。

从层次和深度看，赏读是一般性的阅读，评论是阅读的深化和升华。解读居于两者中间。相对于赏读，它是一种对文本的比较全面、深入的理解、诠释；但相对于评论来说，它只是批评、评论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。一个文本解读功力不够、水平较差的人，是很难对作家作品作出准确、科学的判断和评价的。

本书探讨的是诗歌“解读学”。

如前所述，解读不同于赏读、评论。“解读学”自然也不同于与之相应的鉴赏学、批评论。就是与“解读”相比，两者也绝非一码



事。因为“解读”是以具体文本为研究对象的一种诗歌理解活动，它的最终目的是理解具体作品；而“解读学”则是以读者的诗歌解读活动为研究对象，它的根本任务是探讨和总结诗歌解读活动的原理和规律。简言之，“解读”是理解具体作品，“解读学”要探讨解读原理，两者虽有联系，但并不同一。

那么，从古到今，关于诗歌解读方面的议论和理论，到底有没有呢？回答当然是肯定的。但可惜，古人的解读议论、解读经验，太零碎、直观了，还没有发展到抽象层次、理论层次上的归纳和提炼。今人在诗歌鉴赏学、文学批评学方面，已经有了相当建树，但唯独没有探讨构建出一本体系科学、完备的“诗歌解读学”。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。有鉴于此，本人抓住这一课题用功了五年，并先后五次将研究成果在中文系本科研究性选修课“汉语诗歌解读学”课堂上讲了五轮。今天奉献给读者的，就是这个研究成果的完善和结晶。它自成体系，有自己的思路和特点。归纳起来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

一、三个基点。即把作者立意、文本含义、读者悟解三个方面，紧密结合起来，在三者的各自独立而又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的阐释中，建构起自己的诗歌解读学的理论框架。

二、五大部分。经过反复研究、实践，这本《汉语诗歌解读学》的理论体系由以下五大部分组成：

1. 章句读解
2. 诗情体味
3. 艺境赏探
4. 文化透视
5. 解读思维

三、五个特点。从以上三个基点和五大部分可以看出，本书不

是空泛的、抽象的、玄妙的理论教条,而是具有以下五个不同于一般诗歌理论的特点:

1. 实践性
2. 理论性
3. 系统性
4. 实证性
5. 针对性

基于此,本书属于我《汉语诗歌文本诗学系列》中之一部。在此次修改、充实中,余颖同志也担任了一部分章节的写作和全书的完善工作。本书自成体系、自具特点,却并不一定完全科学、稳妥,还需要在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中不断深化、完善。也希望能听到专家、学者,教师、学生的宝贵批评。

杨仲义

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九日于不已斋

目 录

自 序

壹 章句读解	1
一 训诂字词	1
二 破译典故	8
三 解读变异	17
四 把握跳跃	30
五 品味词采	36
 贰 诗情体味	48
一 诗以抒情为主	48
二 细味诗情的真假美丑	61
三 赏味诗情的审美特征	78
四 善解言情的内外婉直	87
五 坚持以情体情	146
 叁 艺境赏探	165
一 诗之取象	166
二 意象鉴赏	173
三 诗之造境	182
四 艺境赏探	195
五 因体而异	203



肆 文化透视	211
一 透视诗人的文化人格	212
二 了解诗歌的文化土壤	218
三 发掘诗情的文化意蕴	228
四 透视诗境的文化底蕴	244
五 注意诗歌的文化影响	273
伍 解读思维	319
一 整体思维	319
二 多向思维	328
三 审美思维	334
四 创造思维	342
五 比较思维	349

壹 章句读解

我在拙著《汉语诗体学》(学苑出版社 2000 年出版)中曾给古代汉语诗歌下过一个定义:“它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实体,有着不同于其他文体的独特的内容负荷和存在方式,是抒情主体内心情感意象化、符号化和韵律化的一种最特殊的语言表现形式。”但是,情文也好,象文也好,美文也好,韵文也好,说到底还是一个语言存在、语言实体,是一个语符化了的物质文本。这就决定了诗歌解读工作的第一步,必须从章句读解入手,“披文入情”。舍此无法进入诗歌的情感世界和艺术境界。这在读过诗、讲过诗的人的阅读实践中,本是习以为常,不言而喻的。但是,在我们的一些“鉴赏学”、“鉴赏教程”之类的论著、教材那里,在古今人的解读议论里,却很少见有专论章句读解的。影响所及,一些读者、学生连字句关都没有过,连诗都没有读懂,就想一步跨进诗歌的情感世界、艺术境界。一些大学教师,连字音都读不对,词义都解不准,就囫囵吞枣、海阔天空地谈论自己的什么个人见解、人生感悟。所以,强调从章句读解入手,专论一下章句读解,实在很有必要。这也是我这本“解读学”的“实践性”、“针对性”的具体体现。下面我从训诂字词、破译典故、解读变异、把握跳跃、品味词采五个方面来论说章句读解。

一 训诂字词

“训”者,就是用通俗的话解释古诗文中的字词;“诂”者,就是



用当代通行的话解释古语和方言。合起来就是解释古代诗文词句的含义。在古代汉语里,训诂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,叫“训诂学”。《毛诗注疏》、《左传集解》、《尔雅》、《方言》等即是它的结晶。有没有必要先训诂字词?字词训诂是不是诗歌解读的前提和基础?我们还是着眼阅读、解读实际来看:

“上邪”(汉乐府民歌诗题):“邪”,不读 xié,而读 yé,当语气词“啊”讲。

“和郭主簿”(陶渊明诗题):“和”不读 hé,而读 hè,是唱和之意。

“归去来兮辞”(陶渊明诗题):“去、来、兮”皆为语气词,无实在意义。

“石壁精舍还湖中作”(谢灵运诗题):“还”作“回、还”解。

“晚登三山还望京师”(谢朓诗题):“还”作“回头”解。

“拟咏怀”(庾信诗题):模拟阮籍咏怀诗。

“人日思归”(薛道衡诗题):“人日”,即农历正月初七。

“送杜少府之任蜀州”(王勃诗题):“之”,作“去、赴”解。

“代悲白头翁”(刘希夷诗题):“代”,代替,即代替白头翁诉苦。

“临洞庭湖上张丞相”(孟浩然诗题):“上”作“赠送”解;“临”作“临望”解。

“终南别业”(王维诗题):“别业”即“别墅”,郊外休闲住所。

“将进酒”(李白诗题):“将”读 qiāng,作“请”解。

“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”(杜甫诗题):“韦”指韦尚。“左丞”,时韦尚任尚书左丞。“丈”,是对老者的尊称。

“左迁至兰关示侄孙湘”(韩愈诗题):“左迁”指降职。“兰关”即兰田关。“示”,给。“湘”即侄孙韩湘。

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”(刘禹锡诗题):“酬”作“答”解。“见赠”指寄赠给我。

这些都是诗的题目。题中生字词可以忽略、绕过吗?忽略、绕过了它们,一上手就会遇到拦路虎,就很难进入诗的情感世界。

另有一些诗题中的字词,还不能照常规去解释,而只是一种诗体的标志。如:

《凉州词》(王之涣)、《从军行》(王昌龄)、《燕歌行》(高适)、《塞下曲》(李白)、《玉阶怨》(李白)、《行路难》(李白)等诗题,都是一些乐府旧题的名称。后人虽力图加以解释,但因古乐府已经失传,它的具体含义已很难说清。

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(李白)、《兵车行》(杜甫)、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(杜甫)、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(岑参)、《长恨歌》(白居易)、《琵琶行》(白居易)等诗题中的“吟”、“行”、“歌”都是七言歌行诗的诗体标志,并不能解释为“吟唱”、“行走”、“歌唱”。

《丹青引》(杜甫)、《游子吟》(孟郊)、《竹枝词》(刘禹锡)、《李凭箜篌引》(李贺)、《催租行》(范成大)、《国殇行》(刘克庄)等诗题中的“引”、“吟”、“词”、“行”都是乐府体的标志,并无实在含义。

对于这类题中字词,也要搞清弄懂。不然,硬抠实解,也会出笑话。

至于对诗句中的字词,训诂更为重要。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诗歌的内容、情感、语言艺术。

“氓之蚩蚩”(《诗经·氓》)中的“氓”读 méng,当“人”讲,不能解作“氓流”。

“所谓伊人”(《诗经·蒹葭》)中的“伊人”,当“此人”、“那个人”讲,并不专指女性。

“哀民生之多艰”(屈原《离骚》)中的“民”,当“人”讲,不解作



“人民”。

“民离散而相识兮”(屈原《哀郢》)中的“民”，是指人民、老百姓。

“对酒当歌”(曹操《短歌行》)中的“当”，作“对”、“面对”讲，不能解作“应当”。

“盈缩之期，不但在天”(曹操《龟虽寿》)中的“但”，当“只、单”解。

“泛览周王传，流观山海图”(陶渊明《读〈山海经〉》)中的“泛览”、“流观”同义，作“浏览”解。

“皎皎云间月，灼灼叶中华”(陶渊明《拟古》)中的“华”，即“花”。

“白云一片空悠悠，青枫浦上不胜愁”(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)中的“胜”，读 shēng，作“能承受”解。

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”(陈子昂《登幽州台歌》)中的“古人”，并不是指一般的古人，而是指燕昭王式的能任用贤能的人。

“忽过新丰市，还归细柳营”(王维《观猎》)中的“还”，不当“回归”、“回到”讲，而是读 xuán，作“轻快”、“飞快”解。

“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”(李白《长干行》)中的“床”，是指古代的“坐具”，而非现在的睡具。

“晓战随金鼓，宵眠抱玉鞍”(李白《塞下曲》)中的“金”指“钲”，是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。所谓“鸣金收兵”就是击钲收兵。而不是锣。

“暂伴月将影，行乐须及春”(李白《月下独酌》)中的“将”作“共”解，“及”作“趁着”讲。

“百年多病独登台”(杜甫《登高》)的“百年”，不当“一生”讲，而是指年老、暮年。

“艰难苦恨繁霜鬓”(杜甫《登高》)中的“苦”,作“大”、“极”解,不是痛苦、苦难。

“却看妻子愁何在,漫卷诗书喜欲狂”(杜甫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)中的“却”,作“还”、“且”、“再”解。“漫”作“随便”、“胡乱”解。

“久为簪组累”(柳宗元《溪居》)中的“簪组”,是古代官员佩戴的冠簪、印绶,此处则指做官。

“洞房昨夜停红烛”(朱庆余《献张水部》)中的“停”,作“点燃”解。

“叵耐灵鹊多满语”(敦煌曲子词《鹊踏枝》)中的“满”,即“漫”,作“欺骗”解。

“一带江山如画”(孙浩然《离亭燕》)中的“山”,只是牵连而设,并无实义。

“参横斗转欲三更,苦雨终风也解晴”(苏轼《六月十二日夜渡海》)中的“苦”,作“久”解。

“为报倾城随太守,亲射虎,看孙郎”(苏轼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)中的“为”,作“替”解。

“不应有恨,何事长向别时圆”(苏轼《水调歌头》)中的“应”,作“懂”解。

“日高人渴漫思茶”(苏轼《浣溪沙》)中的“漫”,作“空”、“徒”解。

“叹年来踪迹,何事苦淹留”(柳永《八声甘州》)中的“年来”作“近来”解,“何事”作“为什么”解,“苦”当“久”解。

“千骑拥高牙”(柳永《望海潮》)中的“高牙”,指将帅的大旗。

“此身合是诗人未”(陆游《剑门道中遇雨》)中的“合”,解作“应该”。

总之,题中字词和句中字词解得不确,都直接影响对于诗中情





意的准确把握。字词训诂的必要性,是十分明白的。至于训诂字词的方法,最根本的当然是学好古代汉语。记得古汉语大家王力先生曾经说过:“学古代汉语和学外语一样要记生字。古代汉语大概有一千到一千二百个常用词,把它像学外文记生字那样记住,大有好处。”这是一个最根本的语言修养问题。学习古代文学的人不能不注意。不过面对眼前的一首古典诗词,具体的解读办法不外以下三条:

1. 借助工具书

中小學生没有字典不行,如《新华字典》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等。没有字词典,也从来不翻字词典,语文水平就不会太好。

大学生学古代汉语、古代文学,没有古汉语字典也不行。讲授古典诗词的教师也是如此。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、《汉语大字典》、《王力古汉语字典》、《古汉语常用字典》之类最好要有一本,且要常查、常翻。有时还需要查阅有关的古注本。

2. 联系具体语境

一个字词常有好几个含义。究竟应该怎么解,要联系上下文,联系语言环境,选择恰当的含义。

比如“将”。在“福屡将之”(《诗经·樛木》)中作“扶助”解。在“百两将之”(《诗经·鹊巢》)中作“送”解。在“日就月将”(《诗经·敬之》)中作“渐进”解。在“不遑将父”中作“养”解。在“有城方将”(《诗经·长发》)中作“强大”解。在“在渭之将”(《诗经·皇矣》)中作“旁边”解。在“将恐将惧”(《诗经·谷风》)中作“又”解。在“吾将从彭咸之所居”(屈原《离骚》)中作“将要”解。在“将军猎渭城”(王维《观猎》)中读 jiàng,作“军中将帅”解。在“欲将轻骑逐”(王纶《塞下曲》)中读 jiàng,作“率领”解。在“流波将月去”(隋炀帝《春江花月夜》)中作“带着”解。在“暂伴月将影”(李

白《花下独酌》)中作“与、同”解。在“将进酒,杯莫停”(李白《将进酒》)中读 qiāng,作“请”解。

再如“苦”。在“孤儿遇生,命当独苦”(古乐府《孤儿行》)中作“困苦”解。在“空仓雀,常苦饥”(苏伯玉妻《盘中诗》)中作“恨”解。在“艰难苦恨繁霜鬓”(杜甫《登高》)中作“大”解。在“苦雨终风也解晴”(苏轼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)中作“久”解。在“玲珑苦奇秀,名实巧相称”(苏轼《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》)中作“极”解。

三如“儿女”。在“昔别君未婚,儿女忽成行”(杜甫《赠卫八处士》)和“遥怜小儿女,未解忆长安”(杜甫《月夜》)中,作“男孩女孩”解。在“儿婚女嫁望还山”(黄庭坚《次韵柳通叟寄王文通》)中作“男女青年”解。在“无为在歧路,儿女共沾巾”(王勃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川》)和“丈夫不作儿女别,临歧涕泪沾衣巾”(高适《别韦参军》)中,作“女子”解。

四如“民”。在“民离散而相失”(屈原《哀郢》)和“览民尤以自镇”(屈原《抽丝》)中作“人民”解。而在“哀民生之多艰”、“民生各有所乐兮”、“相观民之计极”、“民好恶其不同兮”(以上均见《离骚》)中却当“人”解。

五如“景”。在“以介景福”(《诗经·大田》)和“景山与京”(《诗经·定之方中》)中作“大”解。在“随时爱景光”(《苏武诗》)和“光景不可攀”(曹植《名都篇》)中作“光阴”解。在“戢戢对孤景”(蔡琰《悲愤诗》)和“息景偃旧崖”(谢灵运《游南亭》)中读 yǐng,作“影”解。在“凄清临晚景”(庾信《晚秋》)和“风景旧曾谙”(白居易《忆江南》)中作“景色”解。在“景落憩阴峰”(谢灵运《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》)和“阳景逐回流”(王籍《入若耶溪》)中作“日光”解。



诸如此类,举不胜举。

3. 注意诗人的活用

有些诗中字词,属诗人自己的活用,用字词典的解释和平常的理解去套是说不准,讲不清的。比如:

“雪暗凋旗画,风多杂鼓声”(杨炯《从军行》)中的“凋”作“褪”解,“多”当“大”解。

“胜日寻芳泗水滨”(朱熹《春日》)中的“胜日”是指晴日。

“绿遍山原白满川”(翁卷《乡村四月》)中的“白”是指白雨,即大雨。

“登临送目”(王安石《桂枝香》)中的“送”是“举”、“纵”之意。

“洞房昨夜停红烛”(朱庆余《献张水部》)中的“停”是“点”、“燃”之意。

“黯乡魂,追旅思”(范仲淹《苏幕遮》)中的“追”是萦绕之意。

“路旁过者无颜色”(王安石《河北民》)中的“颜色”,是指正常的脸色。

这些均属活用,不可不察。

二 破译典故

典故,是指引用在诗歌中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。古代诗人写诗喜欢用典,并称其为“使事”、“用事”。从古人用典实际来看,有一篇一典的;有一篇数典的;有正用的;有反用的。有用得贴切自然的;有用得过滥、过涩的。我们举几例来看:

王绩《野望》:

东皋薄暮望,徙倚欲何依。

相顾无相识，长歌怀采薇。

末句“采薇”典故有三种说法：一说是《诗经·小雅》中的《采薇》，为征夫思妇之意；二说是《诗经·召南》中《草虫》篇所云：“陟彼南山，言采其薇；未见君子，我心伤悲”，为思妇盼归之意；三说是指伯夷、叔齐隐居首阳山，采薇而食（见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），为避世隐居之意。第三说似较切近，显然是王绩全诗情意的画龙点睛之笔。

杜甫《禹庙》：

禹庙空山里，秋风落日斜。

荒庭垂橘柚，古屋画龙蛇。

《尚书·禹贡》载：“厥苞橘柚。”《孟子·滕文公》载：“禹驱蛇龙而放之菹。”《禹庙》诗三四句显然用了大禹的典故。看出是用典的，觉得用得意味深长；看不出是用典的，把它视为描写古庙景物。所以，胡应麟《诗数·内篇》赞赏说：“‘荒庭垂橘柚，古屋画龙蛇’，……杜用事入化处。然不作用事看，则古庙之荒凉，画壁之飞动，亦更无人可著语，此老杜千古绝技，未易追也。”

这些是一篇一典。

曹操《短歌行》末四句：

山不厌高，水不厌深。

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。

前两句活用管仲语意。《管子·形势解》说：“海不辞水，故能